

## 抗战胜利日

梁志宏

当密苏里号军舰鸣笛驶入  
东京湾，日本投降签字；  
当中国战区，冈村宁次  
一众战犯，躬身呈交罪恶的佩刀；  
历史大钟标刻下  
中国抗战浴血染红的胜利。

在北方古城，我的平民父亲  
和挺着身孕的母亲，远远  
看见首义城门上太阳旗坠地。  
鼓乐声中我来到人间  
我是胜利之子，儿时烙下父辈的  
记忆，长大后更懂得胜利的意义。

14年炮火风雷锻造，亿万  
军民热血和意志铸就的胜利日！  
我从历史大屏幕上看到——  
嘉陵江畔十万民众载歌载舞；  
宝塔山下军民举着火把大游行  
领袖们拨亮马灯在谋划布局……  
铁流滚滚，五星红旗浴火升起。

一年一度向胜利致敬，祖国啊  
旗帜飘扬的天安门广场  
繁忙沸腾的长三角大港湾  
江南北国又举起丰收的稻谷  
边陲雷达旋转战机翱翔天际……  
以胜利日大阅兵展示国力军威  
以炉火、现代智能和导弹的阵势  
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千秋史诗。

## 满江红·阅兵感怀

张继庆

红旗飘展，炮声隆，军歌嘹  
亮。望劲旅，将士英发，战车雄  
壮。步伐铿锵惊广宇，雄鹰呼啸穿  
苍穹。看吾邦，数代竞图强，威名扬！  
八十载，烟未荡。中东扰，俄乌  
悵。叹全球，战火屡燃难降。秣马  
厉兵铭国耻，止戈为武励军强。  
保和平，万众志高昂，乾坤朗。

## 红月亮

聂卫星

亲爱的，我是你指尖上坠落的胭脂  
却凝成了一块锈红的盾牌

我悬在渐暗的星空  
守护你离去后双手摸不到的深渊  
此时，唯有我胸膛暗涌着的炽热  
仿佛是你残留的脉搏

我愿把自己炼成赤铁  
在长夜的回音壁上刻写  
被引力揉皱的那些告白  
至暗时刻的拥抱如此辽阔  
那些缺憾都沉入了湖光

亲爱的，我愿捧着银河的星辰  
站在你的身后  
此刻，这锈红印证着我的炽热如初



## 喊“加油”的大爷

李翠玲

自从加入阳光跑团，跑步于我，不再只是运动，而成了一场与自我、与城市、与生活的对话。每周日的跑步打卡，渐渐成了我最期待的仪式——那是一周中最接近阳光、也最接近自己的时刻。

太原马拉松赛事临近，我悄悄定下一个目标：这个周日，要跑一次15公里。凌晨5点，闹钟未响，人已自然醒来。我蹑手蹑脚换好跑鞋，推门而出，微凉的秋风瞬间涌来——这是初秋独有的清澈与宁静。凌晨5点的城市尚未苏醒，路灯与还未退去的月光交织，为街道铺上一层朦胧轻纱。

这一刻，世界是我的。

从家出发，沿人行道向迎泽公园慢跑。偶有出租车驶过，车尾灯划出转瞬即逝的红线。我调整呼吸，踏实而轻盈地跑着。耳边是自己的呼吸与风掠过枝叶的细响。天边渐渐泛出淡橙色，仿佛夜被悄悄掀开一角。

迎泽公园东门已有不少晨练的人。公园里的专业塑胶步道，弹性适中，对跑者非常友好。这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街心花园、专业跑道和公共设施，让运动渐成一种享受。

第一圈，状态正好。我甚至生出一丝能一直跑下去的错觉。但跑到10公里时，呼吸加重，配速不自觉慢下来。正在犹豫要不要停下时，一位大爷从我身旁稳健超越。

他六十多岁，身材精瘦，腰杆笔直，穿一身专业运动衫，步伐轻快有力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每遇迎面跑来的人，他都会抬手，声音洪亮地喊一声：“加油！”声音沉稳有力，像石子入水，漾开涟漪。

我一下子被吸引，下意识跟上。不知是否有心理作用，竟觉得脚下轻快了些。跟在他身后，跟着他的节奏，加大步伐，有力摆臂，收紧核心，目视前方。他每喊一声“加油”，我就在心里跟着默念一声。超过气喘吁吁的年轻人，大爷说“加油”；遇到步履艰难却坚持的阿姨，大爷说“加油”；甚至碰到跑步小群体，他也笑呵呵道声“加油”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这不仅是一句鼓励，更是一种跑步的哲学——跑步不是竞争，而是与自我的对话，是人与人之间无声的陪伴。我们素不相识，却在同一个清晨、同一条跑道上跑出了默契。

在大爷的带领下，我顺利度过最疲惫的阶段，配速重新稳定。这时，公园人明显多了，阳光跃出地平线，透过树叶缝隙洒下斑驳光影。大爷依旧不间断地送出“加油”，而收到鼓励的人也以微笑、点头或同样的“加油”回应。一种美好而温暖的氛围在跑道上弥漫。我几次想学大爷对迎面的人喊声“加油”，却因胆怯未能出口，但其实在心里，早已喊了无数次。

最后一圈，我轻松完成15公里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——不仅因为实现目标，更因这场相遇带来的能量。

7点10分，阳光跑团的伙伴们来到集合点，大家脸上洋溢着运动后的红润和笑意。合影后，我才有机会端详大爷的面容——皱纹不少，但眼睛特别亮。聊天得知，大爷姓陈，六十多岁。每天跑步的习惯，他已保持多年。“每声‘加油’，是说给别人听，也是说给自己”，陈大爷笑道，“人生和跑步很像，有时累了想放弃，但只要对自己说声加油，就能再多走一步。”

而我，也开始期待下一个周日，期待下一次奔跑，期待再遇那位“加油”大爷。或者，成为另一个喊“加油”的人。

## 秋雨

贾贵卿

秋雨下起来了，细密，绵长。

多情的雨滴，似娇似嗔，轻轻柔柔地落，像弹奏一曲舒缓的音乐，低回悦耳。

细长的雨丝，似线似网，密密麻麻地织，像信步一场寂寞的旅行，独自悠然。

台阶、小径、房屋都朦胧在雨雾中。细雨中的草木深情，绿纱红砖，都有意境。地上雨润青苔，窗前草凝水珠，近处的石板路泛着温润的光，远方的山隐在白茫茫的雾里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像藏着未说尽的心思。

雨中行走，闲适惬意。撑伞者，听雨轻落；淋雨者，任雨亲肤。圣洁的洗礼，把寻常光景梦幻成心中婉约的诗情。

悱恻缠绵的秋雨，写在秋的扉页上，撩拨着万般思绪。是田野的丰盈内敛，是枝头的凋零憔悴。雨落得很慢，却把秋天的故事，细细密密地，都写进了时光里。

畅游晋祠之  
饮马泉

赵士岱 文/图

晋祠水系丰富，饮马泉虽算不上其中的佼佼者，却也是一眼常年不涸的井。这样的井在晋祠并不少见。

此井得名“饮马泉”，源于相传有三位帝王曾在此饮马。因与帝王相关，它又称“御井”；水聚成池后，还得了“天池”这一别称。

最早在此饮马的是东魏的高欢，他是北齐追封的“神武帝”。之后，隋代李渊镇守太原时，其子李世民（即后来的唐太宗）也曾在此饮马。唐以后，宋太祖赵匡胤攻打太原时，同样在此饮马。对面御井亭的楹联“饮马以东尽凡马，骠龙而外一神龙”，既褒扬了帝王之马，也赞颂了这处古泉。

历史上，饮马泉便颇受重视，常有社会名流、文人贤达前来凭吊。如今它位于唐园内，这座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主题的园中园里，饮马泉是唯一与李世民经历相关的遗迹，人们也乐于用帝王饮马的故事为园林增添历史氛围。而李世民恰好有《咏饮马》诗传世：“骏骨饮长泾，奔流洒络繆。细纹连喷聚，乱荇绕蹄紫。水光鞍上侧，马影溜中横。翻似天池里，腾波龙种生。”要知道，现存唐诗五万余首，李世民的诗仅89首，《咏饮马》便是其中之一。

1989年，晋祠公园对饮马泉进行了修缮。如今它是六角形水池，池边有李世民饮马石雕像，西边植有花木，东北建会仙轩，东南设御井亭。泉水经小玉带桥，流入正南及偏西南的南湖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